张志坚治肾学术思想探析

朱美凤[1,2]　王身菊[1]　邓祥军[1]　张福产[1]　陈　岱[1]
(1.常州市中医院,江苏常州 213003; 2.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　张志坚教授是常武著名医家,学验俱丰,审证求机,知常达变,提出了肾病发病"素因、主因、诱因"的新"三因学说",首创"宣肺靖水饮"治疗肾病,并立论"肝郁湿热"辨治淋证,临证用药精简,和法缓治,平淡出奇,取得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成就。

关键词　张志坚　肾疾病　病因学　中医病机　中医药疗法　名医经验
中图分类号　R277.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7X(2017)06-0014-03

张志坚,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是继孟河医派费、马、巢、丁四大家之后,常武地区又一代表医家。张老 1957 年毕业于江苏省中医学校,早期在河北、天津中医院校执教,1965 年回常州行医,因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享誉常武。张老博览群书,精研古籍,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中,悟及岐黄之奥妙,发皇古义,尊古而不泥古,知常达变,屡起沉疴,业医 60 余载,学验俱丰,擅长治疗中医内科疑难杂病,在肾病、妇科、脾胃、肿瘤等多种内科杂病诊治方面均有造诣。现将张老部分治肾学术思想归纳整理如下。

1　"三因学说",赋新内涵

"三因学说"首见于《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张仲景对病因进行了初步分类,分为外因(客气邪风)、内因(脏腑)及其他诸因(房室、金刃、虫兽),开创了病因分类的先河。这种分类方法,虽然重视了外因,但对内因的阐述不详细。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继承了仲景学说而有所发挥,提出内因(内伤七情之极)、外因(外感六淫)、不内外因(六淫、七情之外的其他诸多致病因素),对后世影响很大。张老在前贤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对"三因学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提出了肾病发病的新"三因学说":素因、主因、诱因。

张老认为"肺脾肾三脏虚损"是肾病发生的素因,其中肾虚最为常见。《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脾胃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精微,散津液,司统血,是气血生化之源,滋养五脏六腑、肢体百骸;肾为先天之本,为一身阴阳之根,主藏精,赖后天脾胃提供的水谷精微,方能生生不息。肾为"封藏之本","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肾中精气的盛衰决定着机体的生长壮老已。机体在幼年、青年、壮年、老年的不同阶段,存在着肾气的不相等性。幼年精气未充,老年精气衰退,房室不节或久病等因素均可导致肾中精气不足,"精气夺则虚", 因此肾虚是素因中最重要的方面。

张老认为"风邪"为肾病发病的主因,分为外风和内风两类。风为"六淫"之首,善行而数变。《素问·水热穴论》提到:"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附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风为阳邪,为百病之长,风邪留恋,搏击水源,源不清则流不洁。风邪易挟寒、湿、热、毒等邪合而致病,伤于肾络,使病情反复、缠绵难解,并滋生湿浊、毒瘀之类的病理产物。肾为水脏,内寄相火,外风乘袭,风胜则动,扰动相火,形成内风,每因外风内侵,内外风邪同气相求,使病情愈加复杂。

虽然在肾病的发生发展中,素因、主因起着主要作用,但张老认为"外邪、饮食、劳累、情志"常为发病的诱因。肺脾肾三脏俱虚,风邪乘袭,往往是导致肾病患者易受外邪、饮食、劳累、情志诱发的原因,因此张老认为素因、主因、诱因"三因"是肾病致病的共同因素。

2　风邪扰肾,宣肺祛风

宣肺祛风是张老治肾学术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治法之一[1]。其认为肾病的肇端主因为风邪,风邪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张志坚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江苏省中医药局科技项目(YB2015091)

贯穿始终。如上呼吸道感染会诱发急性肾炎的发作,或慢性肾炎的急性发作,均与风邪外袭密切相关。肾病初、中期以外风为主,风邪袭表致肺失治节、肺气失宣、风遏水聚,出现颜面水肿;中、后期以内风为主,风邪入络,蕴伏肺系,肺气臜郁,水道通调失司,甚或内风扰肾,肾失开阖。其所创立之"宣肺靖水饮",由荆芥、连翘、僵蚕、蝉衣、生黄芪、生白术、防风、石韦、生地、生甘草、鸡内金11味药组成。方中连翘辛凉、透邪清热;荆芥辛温、开皮毛以达邪;僵蚕、蝉衣宣肺泄热,祛风胜湿,二药相伍,有升清降浊,散风清热,化瘀泻火之功;生黄芪补气行水;防风祛风解表;白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石韦清肺泄热、利水通淋;生地滋阴清热;鸡内金健运消食;生甘草甘缓补中、调和诸药。全方宣肺祛风,辛凉散邪泄热,因势利导,驱邪外出。

张老效之临床,常随症化裁。见恶寒发热、头项强痛、无汗或汗出、鼻塞、咽痒、咳嗽、脉浮紧或缓之风寒表实或风寒表虚诸症,加麻黄、桂枝之属,以发汗解表、调和营卫;见发热汗出、咽红肿痛、脉浮数之风热证候者,伍银花、霜桑叶、杭菊花之类,以疏风清热;如有高热、面颊肿胀等湿热毒蕴之象,酌加五味消毒饮(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之一二味以清热解毒;若神疲乏力较甚,或伍补中益气汤、水陆二仙丹,以补益中气、益气摄精;见血瘀指征,如月经夹血块,口唇发紫,舌有瘀斑、紫气,舌下脉络瘀紫,或伴腹痛便秘,则可配合《宣明论方》"倒换散"(荆芥、大黄)、《伤寒温疫条辨》"升降散"(大黄、姜黄、僵蚕、蝉衣)于一方,再加虎杖、龙葵以升清降浊、导滞通腑;若腰背凉痛,畏寒肢冷,小便清长,肾中阳气不足,可用阳和汤化裁,以温里散寒,病获转机后,再进龟版、鹿角片、紫河车等血肉有情之品,以补肾益精填督。对于久服激素者,撤减不宜操之过急,不可刻期撤减,当俟病情稳定时,逐渐递减,且宜入益肾温阳固本之品以助少火,可加淫羊藿、巴戟天、肉桂、党参、甘草之属。

3 肾元衰败,内外同治

张老认为慢性肾衰患者病情久羁,气血津液生化、转输及代谢受阻,蛋白精微流失,加之部分病例长期应用激素温补肾阳及利湿伤阴之品,久之脾肾虚损,气阴耗伤,升降失常,进而形成气机升降出入逆乱的结果,导致气血津液生化、流通、降泄的紊乱,最终成为威胁生命的因素,故病机关键在于肾元亏虚、浊毒内蕴。其研制开发的保元排毒丸,作为院内制剂,广泛应用于慢性肾衰的常规治疗中[2]。保元排毒丸由冬虫夏草、生晒参、生黄芪、紫丹参、接骨木、六月雪、生大黄等组成。方中冬虫夏草性甘平,益肾养阴;生晒参大补元气、补脾生津;生黄芪补肺固表、利水消肿;紫丹参苦寒益气、活血化瘀;接骨木祛风利湿、行血活血;六月雪清热利湿、消肿化痰;生大黄苦寒泻下,攻积导滞、降泄浊邪。保元排毒丸还可以改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残余肾功能[3-4];其中虫草能保护肾小管上皮细胞ATP酶活性,改善线粒体能量代谢,促进DNA、RNA的合成;大黄有改善肾血流量,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实验表明,保元排毒丸可能通过上调凋亡抑制基因bcl-2和突变型p53基因, 而发挥预防和降低顺铂肾损害的作用[5]。

同时,张老还强调辨证外治之法,自创"肠泰""肠泰清"两方作为结肠透析方[6],分别适用于慢性肾衰脾肾衰败偏寒证、偏热证。其中慢性肾衰证属脾肾衰败、寒湿浊邪滞留,患者常见面色晦黯,形寒怯冷,胸闷腹胀,恶心呕吐,短气乏力,或有肢体水肿等症,自拟"肠泰"方,药物组成:生牡蛎60g、生大黄60g、生地榆60g、六月雪60g、炒槐花15g、熟附子15g、淫羊藿30g、桂枝10g、益母草15g、制延胡索15g。慢性肾衰证属脾肾衰败、湿热互结,患者常见头晕目眩,恶心呕吐,口有尿臭,烦热口干,大便秘结等症,自拟"肠泰清"方,药物组成:生牡蛎60g、生大黄60g、生地榆60g、六月雪60g、炒槐花15g、熟黄精15g、生黄芪30g、紫丹参15g、半枝莲30g、制延胡索15g。慢性肾衰容易出现尿量减少、水肿、毒素蓄积、瘙痒等病变,张老自创药浴方"肾通络",由麻黄、桂枝、炙甘草、川芎、细辛、红花、苍术、苏木、鹿衔草、接骨木、桑寄生、鸡血藤等药物组成,浸泡后煎取药液5000mL,冷热水调温,保持温度在40℃左右,让患者全身浸泡,每次20~30min,全方开宣肺气,使水湿之毒从皮毛排出;和解表里,疏上源而利下流,正如《外科精义》云"疏导腠理,通调水道,使无凝滞"。

4 肝郁湿热,疏肝通淋

《灵枢·经脉》云:"是主肝所生病者……遗溺闭癃",清代名医叶天士也云"淋属肝胆",提示淋之为病与厥阴肝经息息相关。《灵枢·经脉》又云"肝足厥阴之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素问·玄机原病式》云:"岂知热甚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经,廷孔郁结极甚……而神无所用……而旋溺遗失,不能收禁也。"少腹乃厥阴肝经循行部位,若肝经疏泄失度,气机郁结,则膀胱气化不利;或气郁化火,肝胆郁热,循经下注;或肝经湿热壅遏,循经流注于肾,下注膀胱;或肝郁日久化热,淋久不愈,由腑及脏,由肾及脾,脾肾两虚,湿热伤正,由实转虚,

膀胱气化无权，或肾精不足，肝失所养，肝气郁结，膀胱气化失司。张老认为淋之为病与肝气的盛衰强弱有关，升达怫郁在淋证中起着重要作用[7]。对于淋证一病，张老从肝经入手，四诊合参，辨证施治，常获良效。

张老自拟“疏肝通淋汤”，由台乌药、小青皮、广木香、川楝子、柴胡、炒栀子、滑石、车前草、瞿麦、赤芍、甘草组成。方中乌药理气解郁、温肾通淋；青皮芳香悦志、疏肝解郁，共为君药；木香、柴胡、川楝子、栀子行气疏肝、清泄郁热，共为臣药；滑石利六腑之涩结、导湿热下行；车前草、瞿麦渗湿利水、利湿通淋；赤芍活血通络行瘀，共为佐药；甘草兼调诸药为使药。诸药合用，共奏疏肝理气、解郁通淋之功。

另研发院内制剂“龙凤清合剂”，由龙葵、凤尾草、萹蓄、土茯苓、炒黄芩、柴胡、白芍、炒枳壳、炙甘草、桔梗组成。方中以龙葵、凤尾草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土茯苓、黄芩、萹蓄燥湿通淋；柴胡启达阳气，疏解郁滞；芍药调养肝脾；桔梗、枳壳同用，一升一降，清浊分行。诸药合用共奏疏肝解郁、清热解毒、化湿利尿之效。

5　和法缓治，平淡出奇

孟河名医费伯雄在《医醇剩义》中云：“夫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即和法也，缓治也。”首次提出了和法缓治的治则。张老深得孟河医术之奥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用药精简不杂，药性平和，药力和缓，用量较轻，用药一般 12~13 味，最多不出 16 味[8]。张老治疗肾病常用补气养阴、益肾填精、活血化瘀、祛风抗敏、清热解毒、固精收敛、通络搜剔、除湿通络等治法。其用药特色如下：补气养阴常用生地黄、熟女贞、生黄芪、潞党参、生白术；益肾填精常用紫河车、木灵芝、仙灵脾；活血化瘀常用红花、参三七、红景天、石打穿、水蛭、失笑散；祛风抗敏用蝉衣、僵蚕、雷公藤、防风、徐长卿；清热解毒用六月雪、白花蛇舌草、石打穿、鹿衔草、毛冬青、珍珠草；固精收敛用金樱子、芡实、桑螵蛸；通络搜剔用蜈蚣、全蝎、干地龙、土鳖虫、露蜂房；除湿通络用青风藤、海风藤、络石藤、千年健、伸筋草、秦艽、豨莶草。

在辨证论治基础上，不同肾病张老处方用药不尽相同。如痛风性肾病，用皂角刺、白芥子以化痰浊；寒热错杂者，用桂枝、芍药、知母、黄柏、薏苡仁、牛膝、苍术祛风除湿，通阳散寒，佐以清热。对于狼疮性肾炎，可用忍冬藤、青蒿、杜仲、仙灵脾、炙鳖甲、青风藤、海风藤、防风、怀牛膝、秦艽、桑枝、苡仁、白芍以滋肾清络，胜湿祛风。对于多囊肾、肾囊肿，张老自创“二陈消囊汤”，药用广陈皮、茯苓、制半夏、生牡蛎、象贝母、皂角刺、薏苡仁、炮山甲、石打穿等，功能祛痰消肿，活血化瘀，散结清利。

张老还喜用药食同源之品，如山药、藕节、麦芽、芡实、马齿苋、蒲公英等，认为这些药物不仅是味道鲜美的蔬菜，还是治病良药，无毒副作用。如其认为山药甘平，脾肾双补，能补气养阴，补而不滞，养阴而不腻，在上能清，在下能固，利小便而止大便，在滋补药中诚为上品，临床善用山药于慢病的调补脾胃、热病的滋阴清热等。

张老致力于中医学的发展和创新，他说：“要对祖国医学大胆的怀疑，勇于谈缺点，通过实践研究，批判整理，运用辨证的历史的眼光对待它，扬弃某些确实失去为实践服务的理论，这才是对待祖国医学遗产的正确态度，要这样做，就必须对祖国医学具备完整的认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9]本文通过对张老治肾学术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希望对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发扬、开拓、创新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 王身菊，张福产，陈岱，等.张志坚从风论治肾炎的临床经验[J].江苏中医药，2011，43(9)：12.

[2] 朱美凤，陈岱，王身菊，等.中西医结合延缓 2~3 期慢性肾脏病进展的临床研究[J].江苏中医药，2011，43(1)：27.

[3] 王身菊，陈岱，张福产，等.保元排毒丸对维持性血透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辽宁中医杂志，2006，33(1)：66.

[4] 王身菊，朱美凤，邓祥军，等.保元排毒丸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残余肾功能的影响[J].中成药，2016，38(1)：46.

[5] 葛信国，耿洁，陆平成.保元排毒丸对顺铂致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的影响[J].中华肾脏病杂志，2005，21(7)：428.

[6] 赵敏.张志坚诊治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经验[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9(6)：98.

[7] 朱美凤，王身菊，赵敏，等.“疏肝通淋汤”治疗女性尿道综合征 36 例临床观察[J].江苏中医药，2014，46(10)：46.

[8] 苏英，刘斌，张志坚.张志坚后辛汤和法缓治内科杂病[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3，27(12)：4.

[9] 张志坚，汪朋梅，陈伯英.对胡友梅先生“论中医学术在过去受了唯心哲学的影响应根据科学理论加以整理”一文的商榷[J].福建中医药，1958，11(2)：38.

第一作者：朱美凤(1982—)，女，医学硕士，副主任中医师，中医内科学专业。

通讯作者：陈岱，本科学历，主任中医师。drcd120@sohu.com

收稿日期：2017-01-05

编辑：傅如海